

# 白丁香

阿甲

隔着玻璃,隔着五月的热情  
观望者,被一种巨大的寂静击中

白丁香在微风中摇曳  
正午时分,阳光一层层  
蓄积起来,到达花朵的高度。  
你,最为幽暗者,已经现身  
已经明丽开口,吐出久远的大地  
之音。

每一次都那么苍古。  
每一次都那么新鲜。  
像漫长的河,跨过时令的边界  
到达微醺的峰顶。  
一年一度,如奔赴一次约会  
这些绿色的裙裾,白色的花束……  
擎着纯洁的酒杯赶来。  
一年一度,它们敲响手中的风铃  
在时间之火中起舞  
青春的光焰不曾辜负。

自荒野野岭踏入命定的花园  
谁一直递送着秘密的信笺  
为那些敞开的心  
为那个时光中约会的人  
——灼灼其华,宜其室家  
言辞的背后,依旧贴着雪花的邮票  
在一个早晨,在潮湿的目光里  
被阳光的手指打开:  
天地之间,那一声声赞叹……

那些十字花冠  
那些纯洁之手  
那些寂静的庇护  
引领着你,走向渐渐变得阔大的  
家园  
你重新说出,第一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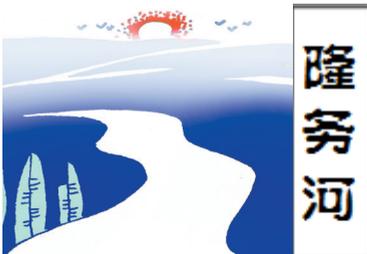
# 在昆仑山口

陈劲松

烟云低垂  
天空莽莽不羁的野马群  
风来自远方  
带来雪的凛冽  
带来它舌尖的锋刃  
它梳理着野马之鬃  
也擦亮雪山  
——那人间最纯净的  
圣殿的尖顶

停车驻足的人群来自四川、广东  
也来自山东、辽宁  
在海拔4768米的高处  
他们谈及雪山,白云,清风  
这让他们在短暂的时间里  
共同被纯净认领

风翻过山口  
人群四散  
一眼泉水,分婉出两条河流  
它们背向而去  
一条向南,奔向西藏  
一条向北,奔向青海



## 散步

我喜欢散步。喜欢饭后安静地  
一个人走走,任思绪东西南北的飘  
荡。而最多的,我的思绪会回到那个  
小山村,化解我无处安放乡愁。

连成一片的平房,房顶上炊烟  
袅袅升起,村子里鸡鸣犬吠,杏花在  
山坡上开出一片粉黛,像一片天边的  
粉霞落在人间,小山村便掩映在这  
粉霞中,像一幅写意山水画,挂在  
赫红色大山的背景上。繁星满天的  
夏夜,麦场上脱谷机马达声突突突  
的传过来,新麦的味道在空气里荡  
漾,父亲和母亲喝着醇醇的煎茶坐  
在台阶上家长里短,灯光从堂屋中  
堂门里泄下来,打到廊檐上堆放  
的新麦上,空气清凉饱满。冬天,金  
黄的月亮从东山上爬上来,像一枚  
徽章别在皓空,山村明亮宁静,睡  
梦中谁家的狗叫了几声,附近的狗  
全都吠起来,村子里犬吠一片。

我喜欢散步的习惯受父亲影响。  
小时候,吃完晚饭,嘴一抹,父亲  
牵着我的小手要出门了。母亲在背  
后唠叨:“一个女孩儿,连个饭桌都  
不收拾,父女俩喝风屁屁的!”把母  
亲的责骂关在大门里,我和父亲成  
功出逃。

父女俩走在城墙上,父亲背着我,  
我在父亲身边或左或右蹦蹦跳跳,  
小手始终攥在父亲粗糙的大手掌  
里。高高的土城墙上,夕阳剪出两  
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一老一  
少。

父亲喜欢带我散步,不仅我是他  
最溺爱的垫窝儿,我想更多的原因  
我是个安静的女孩,不多问话说话,  
很少打断父亲的思绪。走在夕阳  
里的父亲很沉默,许是想起了年轻  
时在讲台上指点文字的日子?想起  
了小时候自己的母亲满脸挂汗唤  
的情景?还是想起了翻过绵延的大  
里架山,用脚板丈量着到河州(今临  
夏)上学的情景?毕业于上世纪四  
十年代西北第一国立师范学校的父  
亲满腹诗书,也曾是西宁城里的翩翩  
少年,也曾有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却  
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和铁  
锹耕牛为伍,知识分子的苦闷何人  
知晓?面对嗷嗷待哺的几张嘴,一  
介书生的急寥又何以化解?“一朝  
生六子,六子日夜长,索食声唧唧,  
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嘴爪虽  
亦疲,心力不知疲,一时十来往,犹  
恐巢子饥……”这是父亲1972年  
在大哥结婚时写的《六子说》里的  
几句,短短的几句道尽父母拉扯我  
们的艰难急寥。那双修长的大手写  
的一笔好小楷,却握起了牛鞭长满  
了老茧,劳动和生活的重担压弯了  
单薄的身体。

我们走到上城门,父亲停下来  
望一会莲花山,神色悠远凝重。乡

站在高原,能看多远  
这是灵魂的拷问  
亦是高原人心底的焦虑

站在高原,能看多远  
这是雪花的世界  
亦是高原人生存的家園

站在高原,能看多远  
这是山里的世界  
亦是高原人辽阔的生活

站在高原,能看多远  
这是静谧的村庄  
亦是高原人精神的家园

站在高原,能看多远  
山里的世界  
山外的世界

# 乡村生活三题

——我们至少要常回过头去,深情而感激地望它一眼,古老的村庄,古老的农田,古老的庄稼和古老的人生。

王晓云

荒芜的风啊,你能否吹散父亲的  
遗憾和这一辈子的辛劳?乡间的夕  
阳如此的明亮透彻,可我如何才能  
让父亲开心的笑一下?

有时,父亲也会在散步的路上  
教我“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平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使我在  
小年纪对乡村的炊烟、柳树杏花、  
布谷鸟、麦浪有了诗情的理解。

只有和他同学的二舅来的话,  
父亲的话会多一点,两个人在堂屋  
廊檐下摆上炕桌喝茶,聊近况聊农  
事聊千古文章。刀豆秧爬上了屋  
檐,红花开的正欢,两个清瘦的老  
人在屋檐下闲话,真还有瓜田李  
下的味道。

父亲对我溺爱有加。春天,父  
亲在院子里铺就的石头间隙里种  
些辣椒、西红柿、茄子苗。有一  
天,我站在院子里对错落有致的小  
苗苗突发奇想:在这些小苗苗中  
跳方格玩会有怎样的乐趣呢?我何  
不试试呢?我踮起脚还一跳就爬  
在地上,春风里招展的小苗苗折  
了好几棵。父亲是不许我们在秧  
苗间走动的,我心里很不安。姐  
姐们激动气愤的告状,父亲似乎  
想像到了儿童可笑的行为,一笑  
了事了,这让姐姐们很不平。有  
一次,父亲看着院子里盛开的火  
红的绣球花,许久,说了句:花儿  
俊得和我女孩一样。而我在姊  
妹们中间得了个外号:臭绣球。

如今我已双脚稳稳踏进了人  
生四十岁的门槛,从那个姊妹们  
捧在手心里,父母放在眼睛里的  
公主变成了独当一面的中年人,  
这些年的生活经历早已让我冷  
暖自知,我时常想念城墙上金色  
的夕阳,想念城墙边上散步的父  
女俩,想念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  
想念那双大手传递给我的温暖  
和力量,赶走内心的悲凉。

## 放养

实话说,我们小的时候是放  
养长大的,家门前粪场是我们成  
长的摇篮。我们长得很自觉,长  
得很自由,地位比一只看家狗高  
不了多少,我为啥这样说呢,听我  
慢慢讲吧。

夏季的早晨,太阳的光芒刚刚  
打到铁城山山头上,农家勤劳的  
叔叔婶婶已把自家的牛赶到我  
家门前的粪场里,牛三三两两的  
气定神闲地等着放牛娃,哞哞  
——地一声,甩起尾巴,准会拉  
下一泡热气腾腾的牛粪,这堆牛  
粪自然会被大人们及时地挑进  
背篓里。放牛娃是个急吼吼的  
后生,驾!驾!打着响鞭,牛慢  
腾腾地向莲花山出发了。牛群  
前脚走,各家的羊凑在这里,咩  
——咩咩——地叫,挤挤挨挨,  
像是离了父母的孩子般胆小。羊  
信阿爷黑黑瘦瘦,

衣服油光光的,身上挂着看不出  
颜色的挎包,咯吱窝下夹着羊鞭  
子。阿爷往头羊身上一鞭子,羊  
群挤挤挨挨地走了。这时候,太  
阳已经照到家家户户的房檐上  
了,村子里的三百户人家基本上  
喝过早茶(家乡吃早饭叫喝早茶,  
土里土气的小山村居然在这点  
称呼上与沿海大城市接轨,虽然  
早茶内容上天壤之别)喂完猪,  
大人们准备出工差去了。这时猪  
从猪圈里呼哧呼哧地放出来,猪  
这家伙确实是上不了台面,争先  
恐后,到哪里都是低头找吃的。粪  
场此时成了猪的天下,猪在这里  
晒太阳拱墙角,在雨水聚集的坑  
洼里泡澡睡觉好不惬意,这些家  
畜们来了去了倒也相安无事。最  
后被家里人放出来的是我们这些  
坡里娃,大的拿着粪杈,背着柳条  
小背篓,小的也学模学样,拿着比  
自己高的粪叉叉,戳三倒四。唉,  
没办法,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拾  
粪捡柴扫树叶跟着大牛屁粪好  
像是我们一生下来就会的事情。  
大人们锁上大门出工了,娃娃们  
登场了。眼睛四处打闪,看见哪  
头猪尾巴卷起来,眼尖有经验的  
就喊:“那是我的,那是我的!”臭  
气熏天的猪粪成了我们争抢的  
“香油饼”。小背篓拾满了,稳稳  
地立在墙根或大门口,就可以放  
心玩了。把猪赶走,墙根里挤成  
一堆石头瓦块过家家木头传电  
跳方格打沙包玩骨头子,夏天的  
长天大日子里,实在没玩头了,  
就骑猪往狗的嘴里捣棍,和粪场  
边的老榆树较劲,猪自然不会  
让人骑的,惹急了,长长的嘴巴  
猛的反咬过来,着实会把人吓一  
跳,或招来榆树的主人孙家阿奶  
的一顿臭骂。实在累了,大门口  
的土堆上睡着了,小白狗忠实地  
守在脚边。虽然钥匙在大门口  
门楣上或门框下,伸手可以摸到,  
但家里木质卯榫结构的房屋,在  
夏天的大太阳下哧哧啾啾吱吱  
嘎嘎,加上农村没头没尾的鬼怪  
故事,让小小的我们不愿意待  
在大堂屋大院子里。

那时候,家家户户娃娃多,大  
人们腊月二十九还在生产队里  
劳动,顾不上也没办法养护我  
们。我们除了睡觉吃饭基本上  
和牛羊猪狗一起放养长大的,保  
安有首逗小孩的歌谣:“点点  
窝窝儿,海棠箩箩儿,狗娃儿  
吃罢你再吃。”看看我们的地  
位,我说的没错吧。

## 樱桃

俗话说:樱桃不饱人的心,提  
起樱桃,我时常想起小时候关于  
樱桃的事情。

我们村子里有一条人工开凿  
的小渠,夏天从山上取水浇灌  
下游的果园子菜园子,这条小渠,  
村子里

的人叫沟崖。沟崖边全是树,夏  
天榆树柳树杨树竞相生长,盘  
根错节树枝重叠缠绕,有三四个  
大人抱不过来的树爷爷,也有背  
着榆树疙瘩的树奶奶。阳光透  
过树叶斑斑驳驳地洒在静静流  
过的水面上,泛起点点的金光,  
麻雀叽叽喳喳在树上开着没有  
主题的会,树下是大呼小叫的  
我们。沟崖边是树木小鸟的乐  
园也是我们这些不上学的娃娃  
们的乐园,我们在沟崖边玩泥巴  
过家家,将榆钱串串捣麻雀窝,  
把忙忙碌碌的小蚂蚁拨乱了方  
向,剥柳絮送给妈妈当棉花,无  
聊的游戏能玩上大半天。

沟崖边的一户人家有一个辛  
阿爷,阿爷个子不高,眼睛麻了,  
估计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那  
个时候即使是老人,只要干得动,  
总会下地刨食再不济也是到园  
子里侍弄菜地。阿爷待在家里,  
估计年龄很大了。阿爷白天一  
个人在家呆的闷了,就在大门口  
的石头台阶上坐一会,听听过  
往路人的脚步,问两句话解个  
闷。阿爷家里有一颗白樱桃树,  
结出的白樱桃比老品种的红楼  
桃大些甜些。六七月份的时候,  
阿爷慢慢地挪到大门口的石头  
台阶上坐下,身边还多了一颗  
瓷缸子新鲜光溜的白樱桃。阿  
爷坐定,招呼沟崖边玩耍的  
我们,一个个地问:“杂娃,你  
是阿一个家的?我们答过,就会  
在我们手心里放上十几颗樱桃。  
樱桃晶莹剔透,我们捧在手心  
里像颗颗珍珠,我们小心地一颗  
一颗抿着吃。小小的樱桃太不  
经小嘴吃了,滑到肚子里又勾  
起小心思。那時候的乡村像一  
个破渔网,四处漏风,四通八  
达,多走几步路准能绕回来。远  
远地从沟崖的另一头绕过来,  
再次经过阿爷的大门口,脚步  
故意放的重重的,弄出些声响,  
好让阿爷听见有人来了。阿爷  
这次问:“杂娃,樱桃你吃了没  
有?”我们变着腔大声地答:“  
木有”,阿爷从缸子里倒出十  
几颗樱桃,从他黑黑的粗糙的  
大手心里放到我们的小手心里,  
我们心里既有樱桃的香甜又有  
诡计得逞的得意,满心眼的欢  
喜。这个季节里,每天吃上两  
三回阿爷的樱桃,日子格外的  
香甜快乐。

沟崖边长大的娃娃们都吃  
过阿爷的樱桃吧,活了八十岁  
经历了几个世道的阿爷怎么会  
不识几个娃娃的小计?我们享  
受着老人的慈爱仁心,像沐浴  
阳光般自然温暖。小小的樱桃  
在我记忆深处散发着珍珠般的  
莹莹光泽,温暖了我童年的记  
忆,无论何时回忆起来都是从  
心底泛起微笑的涟漪,实话是  
樱桃不饱人的心。

# 站在高原

那朝庆

## 清新的田野

芦花淹没的季节  
山顶上的田地正在收获  
小麦、油菜、青稞还有青燕麦  
青燕麦绑成的捆子连成排  
丰富了秋日清新的田野  
丰收的气息充盈了马营乡的每  
一个山谷

山路镶嵌在山岭  
翻过九架山,在八架山  
我遇见了正在收割燕麦的老农

他说这是这一季最厚重的收获  
感动我的不只是收获的青燕麦  
还有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丰收的场景荡漾在天地间  
也荡漾在每个人心中  
用心就能抵达  
抵达丰收的彼岸  
我们抵达马营乡  
一并把  
丰收的喜悦送达虔诚的心灵